

● 博格达文学丛书

周涛散文

耕读卷

周涛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博
格
达
文
学
丛
书

周涛散文

耕读卷

周
涛
／
著

新
疆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涛散文. 耕读卷/周涛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8
(博格达文学丛书)

ISBN 978-7-228-12733-7

I.周… II.周…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4430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3652362(发行部)
	0991-2813860(编辑部)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总 序

博格达是天山的一个主峰。博格达峰上的雪融化为水,为新疆土地的美丽和丰饶,一直在默默奉献着。文学如水,润物无声,同样浇灌和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和情感世界。这么看来,用博格达作为一套文学丛书的名字,确实是比较贴切的。

《博格达文学丛书》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抓、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策划、新疆人民出版社精心编辑出版的一套文学书籍。一共收录了六位作家的十本著作,总计有二百多万字。《博格达文学丛书》推出的都是目前新疆各个文学门类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也是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周涛和刘亮程的散文、董立勃和赵光鸣的小说、韩子勇的文学评论和文化随笔,还有沈苇的诗歌,都在新疆新时期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新疆的各项事业一样,六十年来,在党的阳光普照下,通过各族文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新疆文学事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数量到质量、从体裁到题材等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作家协会成立,只有会员七十多人。如今,各民族会员已达到两千人。发表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已多得无法统计。其中许多优秀作

品,也成了在全国范围内被关注的经典。

文以载道,在我国社会前进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在每一个历史变革的重要关头,文学一直发挥着启蒙教化宣传鼓舞的重要作用。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始终是中华文明史的骄傲和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融入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和心灵。新中国成立以后,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对自治区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始终高度重视,并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诞生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理应得到关注、尊重和推崇。《博格达文学丛书》的出版,正是我们这种意愿的表达。

新疆文学是天山顶上那片圣洁的白雪,也是雪水消融后在戈壁大漠间奔腾的大河。这条大河,是新疆各民族作家的汗水和心血汇成的。由于篇幅所限,《博格达文学丛书》无法将更多新时期优秀作家的作品入选,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如章德益、韩天航、丰收、王刚、巴格拉西、阿拉提·阿斯木、夏木斯·胡玛尔、叶尔克西等,都取得过显著的创作成绩。在这个时候,我们尤其不能忘记那些已经逝去的文学老前辈,如艾青、刘萧芜、王玉胡、安静、邓普……还有曾经在新疆工作生活过的著名作家,如王蒙、陆天明、杨牧、周政保、红柯……正是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新疆文学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发展繁荣。

这是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这是祖国的一块博大的土地,伟大的时代和热土,必将会催生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我们殷切希望在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在我们辽阔壮丽的新疆,有更多优秀作家和作品诞生。

李 屹

2009年8月

(作者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自序

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际，新疆人民出版社准备出一套新疆作家的丛书，内中也有我一套。借此机会重新编校了一番过去的作品，主要是重检了《游牧长城》和《读〈古诗源〉记》。这两部长散文各在十万字以上，均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距今都有十来年了。收在书中另一些短些的文字，则更早，距今已有二十余年时间了。

那时诞生的婴儿，现在应该是大学毕业踏入社会好几年了。时间过得真快，人如何能不老呢？这些年，我目睹许多幼童一不留神长大成人办喜事，能不惊悸乎？所以我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是生活在别人的时代里”。

我们的时代呢？已经飞走了。那么以后的人到哪里去寻觅它的踪影呢？到历史里，历史记载的太简略，除了重大的事件和人物，其他的都被历史的筛子漏掉了；到影视里，影视里记录的太表象，何况演员演的已经远不是真人真事；最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文学。虽然文学中也还会充斥着大量的假象和误导，但是可能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生活、思想、情感和想象，会藏在文学之中。

文学也许是最简单的方式，它只需要一个人，一支笔，一叠纸，但因为它依赖的是最悠久的传递方式——文字，所以它有可能是最

可靠的。我们如此地痴迷于文学，大概是源于这种信赖，信赖一旦上升到更高的精神状态，就是信仰。

比如现在，时隔一代人的时间之后，重新检阅旧时文字，吾未见其在时间的侵淫下有任何衰老、颓败的迹象，相反，我看见它在时间中生长。这正是我要的那种文字，越隔的时间久远，越见光彩和非凡。兴许它们的鉴赏者还不够广泛，但是它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读者的成熟。

“时间对那些伟大的男人来说是女人，可以占有，可以利用它无形的身体延续自己短暂的生存。所有伟大的男人都曾使时间怀孕，从而在历史上复印出自己的影像。”（旧作《捉不住的鼯鼠——时间片论》）

这段话是我在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日写的，今日重读，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仍觉超前。这就是大领悟和小聪明的区别，小聪明给你五分钟的欢悦，大领悟伴随你一生并永远在前面等着你。我庆幸由于写作而把当时的这样一些想法留了下来。珍贵的、云一般美妙而易散的想法，人人都有但大多数人都不珍惜的想法，如不记录，转瞬即逝，最终和产生过各种想法的肉体一起烟消云散。

写作是一件和文明史一样古老的手艺，它经久耐磨、简单可靠，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这一行里的名人实在太多啦，司马迁、屈原、关汉卿、苏东坡、曹雪芹……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光是已经不朽的人物就数以上千，任何一个时代也没有理由轻视文学。

我们正是在继续记录着人的精神活动和现实活动，我们是认真的、庄重的，不敢轻佻，更不打算以此猎取功名，我们唯一的奢望就是：让我们的劳动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周 涛

2009年7月20日

目 录

自 序 / 001

读《古诗源》记 / 001

重读鲁迅 / 125

坂坡村 / 135

老父还乡 / 152

祖脉的意义 / 177

命里的街道 / 180

沙场秋点兵 / 190

北塔山纪事 / 205

还是应该常去看望一下土地 / 222

稀世之鸟 / 226

病室小札 / 229

大树和我们的生活 / 242

深秋去看俄罗斯 / 246

捉不住的鼯鼠 / 273

狗狗备忘录 / 278

诗人是幸运和偶然的产物 / 306

酒 话 / 312

红嘴鸦及其结局 / 318

河与沙 / 321

诗 趣 / 324

童心丰子恺 / 331

读了四种书 / 333

[附]周涛作品出版年表 / 338

读《古诗源》记

笔者，半介书生，十载兵人。学问甚少，本钱不多。一旦自察，知有唐诗宋词、元曲小令、明清白话小说；再深究，竟然还知道有汉赋、魏晋六朝骈文、唐宋散文八大家，窃喜不已。

人问，哪八家？数指不全，浑然不记得矣；再问，如何评价中国灿烂多姿而又经常被去伪存真的古文化？便茫然无语。半晌，只蹦出两句评语，曰：稍逊风骚，略输文采。若论如何“稍逊”，怎样“略输”？就抓瞎，只恨老师当时少教了本事。

后细想，“稍逊略输”语，是年轻时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里袭来的。那时是书不曾读，史不曾看，无知无畏。胆儿大得比天高，偏敢盗得伟人语，轻看了数百代几千年的豪杰志士。至于主席的诗句，自有他的识见和理想，绝不可以任人借得高山垫脚底，胡乱充得胸襟。

惭愧之余，便去读《古诗源》。一读才知道，原来早有一个无声的中国印在那里，在竖排无标点之本版本里冷冷地冷笑着，冷笑着今日某些人的可怜喧闹。

古人和伟人一般都有眉批之癖，发展演变下来，就成了今天的“批阅”。我素喜书眉之洁，书额之广，不忍污之以拙笔。然而读书之时，亦不免有心领处、神会处、假寐歪想处、今古暗通处，凡此种种，

食之无味也许,弃之可惜必定,敝帚自珍,铺格捉笔,杂记之。

记 一

读《击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歌旁有小注云: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

此正是一幅先民的图画,古老农耕民族的宣言。“有老人击壤而歌”,真是令今人做梦也想不出来的淳朴绝妙。少年而老人,不击筑而击壤,万世悠悠之下还可以想见那憨厚的老农夫活生生的模样。

那老头儿——我弄不清他叫什么名字,姑且叫他农吧,先古时期一切从简,连名字也只需要一个字,不像现在,光邮政编码就厚得顶一部《永乐大典》。农不只是代表了农耕民族成熟的形象——农耕民族崇尚老人,因为耕耘和农时依靠经验,而游牧民族更需要体魄,故崇尚青壮年;农那个老头还是个哲人,他坐地而歌,仰面而唱,以大地为坐盘,以日行为观象,把自己和自然的三足鼎立关系一举确立下来,像一幅现代感极强的铅笔画,表达了由我们的先祖和数千年的生产方式所造就的世界观。这种农业民族的世界观早在农的《击壤歌》里确立,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遗传里。

世界观是个今天常用的词,但是什么是“世界观”?人说,世界观就是对世界的看法;不错,那么世界观是怎么形成的?人又说,教育、学习和引导。这答案顶多只对了一少半,因为他忘了或者压根儿不知道,在他的灵魂深处,在他的意识深处,那个老头盘坐着,活着,顽

强地决定着他对世界的看法。

那个老头——他在唱《击壤歌》，你千万别忘了他。他坐在古老文化的源头，生活简朴，头脑单纯，俯仰天地，气魄浑厚。他是那么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像黄河源头的细流一样，单纯而有力，充满贯穿一切的能力和信心，像神祇一样。

任何一个现代中国的汉族人，如果他很轻易地就以为自己的世界观已经完全归属于出生在特里尔城的犹太天才马克思的话，那他就太过于轻视“世界观”这三个字的分量了。若是不信，你就听听农最后的那首歌，轻松自信极了，仿佛是在威胁和警示一切人。

他说：“帝力于我何有哉！”

记 二

狐欲渡河，无奈尾何。

这是寓言呢，还是俚语？是象征呢，还是隐喻？反正不是伊索式的寓言，而是一种中国式的对狐狸的态度。

青袍长袖，你可以看见一个人站在远处观赏，含着善意的取笑态度；你也可以感受到一种同情，对狐狸过河的困窘，上升为对人生际遇中的某种无奈，常常是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忽然变成最致命的负担。

一个古奥的命题摆在面前了。

“怎么办？”你得好好想想。

舍尾而渡，狐将不成其为狐。狐狸的神气、精华，独异于狼和黄鼠狼之流而令人畏惧之有灵的地方，全在蓬然其后、雍容华丽光照荒野的尾巴。舍此而保身躯，譬如夺命。

问题是，古人怎么从这个场景中想到了这些的？而且还不止这些？一句化身为狐的哀叹，就让你不知是狐的悲鸣还是人的叹息。

这时候你就会问自己：

——我有欲渡时的华尾之累吗？

人生的困窘，古已有之。不过到了现在，演得更加剧烈而已。

记 三

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则对屠门而大嚼。

可不可以说，相声就是这样来的？相声也许起源于此，可惜现在却相当背离，笑的艺术也要载道而变成笑的宣传。

这是那种会心的、夸张的幽默，充满世俗情调，却高雅，不俗气。

它捕捉住一点微妙的情态，可能是有点西望犯傻，对屠门而咽唾；但是那一闪的微妙表情被它看见了，一下子抓住，漫画般加以夸张，令人发笑。你不能不佩服这家伙眼力准，揣摸别人的心理如鹰捉兔。

那人太憨，听见什么就容易进入情况，而这位旁观者呢，又太精明了，准是个小说家的祖宗无疑。

不过历史的机遇恰恰在此，他俩一碰巧，就碰出了这个高级幽默，流传下来。

要是两个傻乎乎的家伙呢？发现不了。

要是两个都鬼灵精呢？也发现不了啦。

记 四

蟋蟀鸣，懒妇惊。

妙极此六字。

有民谚的传神,有文人的雅趣,使人读之,忧思莫名。它什么人生的道理(或哲理)也没讲,却让人感到了比“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类私塾训词强烈得多的人生紧迫感。当然,它也不是为了告诉人家什么“紧迫感”的,它散发着当时生活的情调、气息,甚至告诉了我们一位云鬓散乱的少妇懒卧牙床待起时的一片复杂的心思。

蟋蟀虽小,灵物也。

法国作家于勒·列那尔有一段写蟋蟀的散文诗,奇思妙想,堪称绝唱——

“是时候啦!黑昆虫游荡够了,停止散步,回去细心修补他乱七八糟的领地。

他锯下细屑,洒到住地入口处。

他铨倒那株专给他添麻烦的大草根。

然后,他给他的微型手表上发条。

他完事了吗?表打碎了吗?他又歇了一会。

他回到屋里,关上门。

用钥匙在精致的锁里长时间转圈。

他又在倾听:

外面没有一点不安的声音。

但他还是不放心。

他好像抓着一根小链条一直下到大地深处,装链条的滑轮刺耳地响着。

什么也听不见了。”

在法国作家笔下,蟋蟀这个黑昆虫是个修表匠,一刻不停地捣鼓它的那些金属零件,不是滑轮、链条,就是钥匙、锁,专心致志而又固执可爱。他笔下的蟋蟀是个醉心于自己小小金属世界的修表匠小

老头,是个法国人。

中国人心目中的蟋蟀就不同了,它不懂修表业务,却染着浓黑的夜色,知道天地的默契和时光的流转,是神秘的灵物。在中国人眼里,蟋蟀一定是中国独有的,甚至是自己故乡窗下独有的,若告知他说外国也有,他会不相信的。

现今四川有位诗人流沙河便至少两次专门写了蟋蟀。一首是《楼上的蟋蟀》,另一首是《就是那一只蟋蟀》,两首均好。前一首短巧、上口,诵读起来如酒露入喉,音韵弹舌。依我之见,可令天下少年儿童皆诵之,足抵那些枯燥乏味的小学课本多矣。后一首稍长,有小引,说是“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

于是,诗中这只蟋蟀不仅飞跨海外,而且纵串历史,仿佛这只黑昆虫活过了千年,成了精,“劳人听过,思妇听过”,一直唱到现在。不过这是一支悲伤的曲子,幽怨的哀鸣,五千年的苦难,谁也一下喊不出来,只有蟋蟀断断续续、若试若探的轻轻吟唱可以表达,所以诗人最后认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不管是中国人的耳朵,还是法国人的耳朵,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人的耳朵。因此都从蟋蟀的鸣声里听到了一个东西:时间。只是在法国人听来,时间是装在表里的;在中国人听来,时间是历史。

记 五

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吹竽居。今日富贵忘我为?

百里奚为秦相,其妻为浣衣妇而歌问的故事,东周列国志里有,戏文里也常演,《五羊皮》就是。歌子唱得凄楚动人,意思却是明确的:富贵共享。富贵这两个字,恰好高度地、精炼地概括了大多数古

人和今人的人生追求：既富且贵，平生无憾。有了这样明确具体的生活理想，于社会就不讲贡献，于婚姻就不讲爱情，于自然就不讲科学，于社稷国家就不讲进步；于一切未知的领域就不讲探险、研究，于生动活泼的感情世界就不讲人性、自由；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动物本能的自私，此虽个人之私，延成风气便成为天下之私。富贵为物，不可径直取之，而应为对社会、对他人、对国家、对进步有贡献者得之，才可以使私心化为公益，使己谋变为天下谋。人类组成社会，就永远没有断过公和私之间的矛盾，社会的发展、制度的改革、政党的建立、战争的绵延，均不过是对这两个对立矛盾体的适应所做的反应。

社会百态繁纷，犹如“乱花渐欲迷人眼”，但是你若是想要弄清一个本质的东西，那就盯住公私二字，考察、研究，许多社会现象后面的意思，就自己出来了。这种考察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教给我们的。

现在还得回来听听百里奚的老婆唱情歌，可以设想一下，当时她扭扭捏捏的样子一定很滑稽：她非常怨恨，又有点尴尬，还有一些对当了官员的丈夫摸不清深浅的畏惧。她大概这样想，人家百里奚现在当了大官了，大官者，就是有皇帝做靠山的人，可以格杀勿论的！我要是讽刺得过了火怎生是好？其实，她一个普通妇道人家，做饭洗衣侍候人，哪儿常有功夫唱歌？但是好弄就剩下这一招了，壮壮胆，酝酿酝酿感情，就唱了。

百里奚呵，你个忘恩负义的穷小子！

想当初，你出去找工作那天，

我宰了抱窝的老母鸡，

我把门闩当柴火烧了给你炖鸡吃；

今天你当了大干部，

你都忘了吗？你都忘了吗？

我把你个百呀么百里奚……

剩下的故事,戏文和连环画里都有,我就不啰嗦了。但是由此引出一句名言或格言,叫做“糟糠之妻不下堂”,开创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夫妻终身制的先河,此功不可没也。

记 六

读《大风歌》与《垓下歌》。

两首并读,方能有趣,就像鸡尾酒必须兑起喝。不然,单取任一首读之,均将被其雄气所盖,不自觉间已愿为其阵前之卒矣。

“大风起兮云飞扬”,徐缓沉雄威猛有力;

“力拔山兮气盖世”,石破天惊八面威风;

两个古代的大英雄演足了历史,各自留下一首诗;互相佐证,如双璧合,成为一段历史的灿烂两面。很少有过胜败的双方都达到这样辉煌的顶峰,真是胜也英雄,败也英雄,各自都把自己的方式、性格和才略推到了极至,令人慨叹“飞扬跋扈为谁雄?”

然而这两个人又是何等的不同。

初,始皇帝威加海内四方巡游时,这两个人都作为普通百姓在道旁目睹了帝王风采,又各有一句心里话流露了出来:

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

刘邦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同出感叹却又截然不同。有论者说,前者反映了出身没落贵族的复仇希望,后者则只是一个职位低微的官吏对未来的憧憬。复仇比憧憬更强烈,更有戏剧冲突,同时也更孤独,所以事物在一开始的时候结局就已经注定。

天子虽然号称什么“龙种”,实际上也是平凡得可以,完全缺乏